



相看两不厌

□彭益峰

这家客栈不大,屋前屋后却各设置了一个小院子,栽满了一年四季的花花草草,一畦小菜园子葱葱郁郁地生长着时令菜蔬。房间也干净清爽,在我住的这间,临近茶几的墙上挂着一幅摄影作品,是一位长发女子在霞光晚照里的侧影,女子面部精致的轮廓线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靠近了看,在照片的下面,还留有拍摄者的名字:风。我对缘说:环境安静优美,老板娘漂亮热情,只是你有点神秘哟,告诉我你到底是誰?缘很快就回复了——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

晚上,我为此发了一通长长的文字,慨叹如今的微信朋友圈其实就是一个由虚实交织而成的小社会,它建立起了一种密如蛛网的广泛联系,也建立起了一种存在于现实之外的平等关系,但事实上,这种所谓的联系也好,平等也好,就如同天柱山上的飞来石那样的不牢靠。为此,我还从诗人柳白的朋友圈里,挑了一张他游天柱山时拍的照片作为配图。柳白这个大嘴巴口无遮拦,在去年的那个秋日,满世界地调侃,说飞来石的稳定加固问题,当是天柱山目前最大的安全隐患。

缘说,明天去安庆怀宁县高河镇的查湾,看看海子吧,在那里,你或许可以遇见一个叫查曙明的人。为了加深我的印象,缘还摘抄了几行诗人肖舟的诗《坐在墙上的海子》给我:

只要有人来查湾
这一天
就是海子的复活节
在中国南方的高河
有一个叫海子故居的村口

在老家那一带,如果提到我父亲的名字,大多数中老年人都会晓得,一位出身农门、扎根基层、勤勉一生、乐于助人“乡里名人”。

但凡人家要有好名声,就需要做一些让大家知道并认可的事情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父亲在郊区东风公社(后改为港闸区芦泾乡)任工副业组长时,牵头创办了位于唐闸的电子元件厂,工厂步入正轨后,由社办企业升格为大集体企业。七十年代初,又被区里任命为位于芦泾港江边的东风砖瓦厂兼书记,经营有方、产销两旺。企业红火除了向国家纳税、给集体缴利外,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近千个就业岗位。对当时大多数为温饱而奔波的农村家庭来说,有了一名可以每月领到工资的人,无疑是梦寐以求的大好事。作为先后兼任过两家企业的“一把手”,名传乡里也是自然的。

曾听许多人说过,父亲为人好,不摆架子,把工人当家里人。他在砖瓦厂任书记时,有一天黄昏突刮大风,一条挖泥船没能按时靠岸,跟随着风浪向江中间漂去。如此小的水泥船,在狂风巨浪中要横渡近10公里宽的浩瀚长江,绝对是个凶多吉少。生命大于天,心急如焚的父亲彻夜未眠,平日脸色红润

正在吞吐如流的岁月……

翌日一早,我便被从天而降的嘹亮鸡鸣声叫醒。推门走到庭院,见厨房里已在忙碌,时不时飘出白色的雾气和米面的香味。大酒窝见我起床了,说你今天还要去怀宁,路蛮远的,吃了早饭,就早点上路吧。在离开九狮客栈时,我忘了跟大酒窝建议,咱们加个微信吧。大酒窝笑了,说算了算了,你这么肯定我不是你微信好友?她笑的时候,那两只吴琼式的大酒窝,着实让我恋恋不舍。

到达查湾,已近中午。导航一直将我的车子导到海子纪念馆门口。由于初冬时节是旅游淡季,纪念馆显得有些门庭冷落,看不见什么人。门前是诗人西川题写的匾额“海子纪念馆”,以及一副同样出自西川之手的对联“叶落秋高感大美不言出海子,花开春暖知泰初有生是天德”,黑底金字,倒是显得醒目大气。往纪念馆的东边看,隔着一条水泥路,是一片开阔浩荡的荷塘,塘内败荷瘦茎支棱交错,铅灰色的干莲枯蓬,三三两两兀立着,宛若一只只在枯枝败叶间沉默不语的寒鸦。

近到纪念馆跟前,才发现大门是虚掩着的,一道金色链子锁斜挂在门扣上。出于礼貌,在迈腿进去前,我还是先探头朝里喊了几声“有人吗”,好大一会儿也不见有人应答,我才决定要不邀自请了。步入一楼的展厅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扛着锄头行进中的童年海子的雕像,紧邻雕像的是一幅镶着金框的海子肖像油画。画里的海子长发蓬乱,胡子拉碴,一副透明塑框眼镜遮挡了小平张脸。海子那双天真澄澈的眼睛,正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。

的他满是倦容,一大早就带人赶到江对岸,抱着一线希望执着地沿着江边仔细寻找。结果竟在一条小港汉的芦苇丛中,找到了那条挖泥船和两位浑身泥浆的船工,真是喜出望外。劫后余生、惊魂未定的船工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相拥而泣,没想到厂领导会这么快就找来了。

父亲出生于现在越江路口的“顾家篱笆”,5岁那年经城里育婴堂登记并出具字据,被五里外的“白龙三圩”蒋家领养,遂改姓蒋名继堂。家里日间劳作、灯下机杼的农耕生活景象,为他的童年注入了勤劳、简朴、善良的养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更是如沐春风、茁壮成长。高小毕业后,就激情澎湃地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,并坚守了一辈子。他17岁当上村团支书,20岁入党,21岁当了村党支部书记。后来,历任南通市无线电元件一厂厂长、东风砖瓦厂党支部书记、芦泾乡工业科长、乡农业公司经理、乡电力管理站长等职务。

他搞过工业、干过农业、管过电力,是位念了几年书的“工农干部”。不论在哪个岗位上,始终保持着一个农家子弟的质朴底色,与群众走得近,人家说话听得进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农

受尽老板的怨气。编写文案看似轻松,绞尽脑汁,加班加点,熬夜通宵,不知提前透支了多少年的寿命。哪里能够像那些打工的体力劳动者,干好了活去大排档喝点二锅头,回来呼呼大睡,从来不要忧虑明天的活计,也不担心被炒鱿鱼,大不了换了其他卖力的方式。

“百事哀”的“贫贱夫妻”,觉得豪门贵族的婚姻鲜亮光彩,满心的爱慕与奢望。殊不知,一入豪门深似海。钱多有钱多的烦恼,弟兄之间,婆媳之间,夫妻之间,亲情被抹杀,金钱成了唯一值得较量的利益。房子、车子、股权、企业,甚至私生子,都会卷腾起浑浊的漩涡,让所有人不得安生,不能心安。倒是每

也许是初冬清寒之气的漫漫,这幢位于皖西南偏僻小山村里的二层小楼,即便是有了诸如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这样满墙的诗句渲染烘托着,在与坐在墙上的海子对视良久之后,我还是从心底油然而生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孤独和凄凉。随后,我便被这种伤怀孤凄之情推动着,簇拥着,身不由己地走到了楼上。在那里,我的目光很快就被一行突兀的黑体字攫住了——“短暂的爱情”。在那行标题下面,从左至右依次是海子的三首短诗,前两首是我熟悉的,《写给脖子上的菩萨》和《给B的生日》,还有一首感觉陌生,是海子写给一位叫C的妙龄女子的。

“你就是风来风去吧?”不知什么时候,我身后站了一位穿黑夹克、矮壮结实的中年男子。他见我一脸犹疑的样子,便自我介绍道,我叫查曙明,是查海生也就是海子的大弟弟。也许是怕我会对查海生这个名字生疏,他进而解释道,海子出生时命里缺水,所以家里给他取名查海生,我是上午九点出生的,所以叫查曙明。

这个叫查曙明的男人非常健谈,他好像能揣测出旁人的心思,见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《写给脖子上的菩萨》一诗上,他便不请自来地为我朗诵了起来:

呼吸,呼吸
我们是装满热气的
两只小瓶
被菩萨放在一起……
查曙明嗓音洪亮,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地方口音,但像他这种介于标准与不标准之间的皖南牌普通话,却着实为海子的这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朦胧诗

村联产承包责任制,在乡里任农业科长的他,就在自家承包的责任田里搞试验,经常下田耕作,摸索管理方法,与周边的群众分享种植经验。那年棉花苗床大面积遭到大风雨和冻害,他立马骑上那辆二八大杠,与农技干部、老农一起到田头会诊,察看灾情,听取意见,迅速采取补救措施,减少了承包户的损失,及时稳定了人心。

退休后,他成了一名老党员志愿者。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锤炼了他急群众所急、想群众所想的处事作风,更加树立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。对村里的重大事项如有建议、邻里之间如有矛盾……大家都愿意找老书记沟通;公共设施损坏、绿化带里脏乱差……第一时间找老书记反映。他总是仔仔细细地汇总情况,向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反映,无形中成了基层党建组织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。八年前,随着周边企业的发展壮大,外来务工人员增多,大量涌入的私家车无处停放,给村民出行造成不便。他积极献策,请村委会出资,建成了停车场,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问题,村民们连连点赞。

2016年,组织决定以“蒋继堂党员志愿服务室”为基础,探索建立港闸区第

天操心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的贫贱夫妻,他们能在星期天带着孩子去动物园,都幸福得满满当当。

城里人羡慕乡下人呢,说乡下空气清新,蔬菜时鲜,还能每天听到鸟啼,闻到稻花或油菜的清香。乡下人却鄙夷自己生活节奏的缓慢,空间的闭塞,认为城里人随时可以去星巴克喝咖啡,去麦当劳啃汉堡,去影剧院看各种演出,甚至家里可以有扫地机器人,自动洗碗机,还有像影院一样的投影机。原来在城里人与乡下人眼中,对方的生活都是他们“可望而不可即”的“理想国”。

正像张爱玲所说:“人生就像一袭华美的袍子,里面爬满了虱子。”袍子的

增添了某种韵味,并作了很好的注解。

“1985年4月,我的哥哥海子回查湾探亲,晚上我们两兄弟同床而卧,由于是久别重逢,我们有说不完的话。他告诉我他恋爱了,还把这首新写的诗念给我听,他说这是写给女朋友B的情诗。这只脖子上的菩萨,其实是一只不值钱的塑料菩萨,——因为我的哥哥没钱,他买不起昂贵的礼物——这是海子献给B的定情之物……”

这个叫查曙明的男人娓娓而谈,似乎已经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在微信朋友圈内叫“风来风去”人,他自顾自地走进了另一位叫“海子”的诗人哥哥所营造的不可言说的孤独世界。

这时,我的手机不时时机地颤响了一记,是缘发来了微信:到了查湾,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,可以随处转转,晚上住在一个叫海子书馆的民宿,挺不错的;如果你赶时间的话,建议你去海子故居看看,那里还住着海子89岁的老母亲操采菊。

下午,我去了海子故居。海子的母亲正坐在门前的竹椅上念经,她念得那么投入虔诚,以至于没有注意到有人来。一只白腹黄背的中华田园猫惬意地卧在她的脚跟前,悄无声息地瞅着我这个外乡人,眼神与坐在墙上的海子有那么几分相似。

我在查湾的海子书馆留宿,晚上必须赶到肥西县的三河镇。缘说,会在古镇上的鹊渚廊桥上等着我。虽然我还不能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,包括这个素昧平生的微信好友缘,但我还是决定驱车前往,就像这场因为一句“相看两不厌”而引发的说走就走的皖南之行。(下)

一家“小院课堂”试点。他二话不说,迅速把自家堂屋、小院布置成政治氛围浓厚的学习课堂,连外墙也张贴起理论宣传板,并精神矍铄地以《我的人党故事》为题,开始了“小院课堂”的第一讲。大家听说老书记在家“讲课”,争先恐后抢着来听。市里多位理论专家也先后应邀而来,让这里成为“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窗口,众多媒体纷纷报道。

很难想象,他还曾是一位抗癌明星。1991年5月,被查出身患结肠癌,手术时脾脏也被一并切除,医生预言只能活一年。化疗6个疗程后,病情刚得到缓解,他便不顾同事的劝阻,重返工作岗位。大家都感叹,他能够创造抗癌30多年的奇迹,是因为他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吓退了死神。他生前坚毅而豁达地说:“笑对人生、无憾无悔,说好要为群众服务一辈子,那就要说活算数。”

上个月,长期经受病痛折磨的他,终究离开了我们。虽是数九严寒,却天高云淡、冬日暖阳,四里八乡的乡邻赶来为他送上最后一程。众人目送着这位乡里名人在阳光和鲜花里渐渐远去,心里在默默地祈祷。

好人有好报。这,或许是对父亲最贴切的褒奖。

华美原来只是在别人的眼中,穿在身上却奇痒无比的个中人才知道有虱子的存在。就如叔本华的所说的“远方的森林”,当你远眺时,满眼都是雾岚升腾,苍绿欲滴,可当你走进,脚下是湿滑的霉苔,身侧是枯朽的老木,头顶是聒噪的鸣鸦。你得警惕,也许会有狼凶烁着攫取的凶光的眼神,也许会有蛇趁你不备之时偷袭的火红信子,也许会有一只毒蜘蛛蛛不知鬼不觉吐出了丝线……

永远别说自己不幸福,因为你的幸福正在别人的眼里。守住内心的“远方的森林”,你也可以长久地草长莺飞,春暖花开。



二月,胸膛被春天种满青草(组诗)

□钱雪冰

●小小的二月
小小的雨 迈小小的步子
去小小的二月
给一群小小的草
批改作业

二月小小的天
小小的我
拜小小的雨为师
为小小的草建造一行
青绿色的句子
与天空交换
一声小小的惊雷
喊醒小小的春天

●发现春天
那个小姑娘
斜着身子 低着头 迈着碎步
吮着冻僵的指尖
从二月一闪而过

因为好奇 我打开门
悄悄尾随而去
我的身后 一行浅浅的脚印
躲躲闪闪
生怕被春光发现

●二月多么明亮
起风了 二月多么明亮
麻雀扔下吃了一半的午餐
睁大双眼 它突然发现
芦苇根部 一些酣睡的时光
伸胳膊踢腿 一场好戏
又要开场

麻雀欢呼着
面对即将闪亮登台的春天
它除了接受祝福
还自然而然长了辈分

●早春二月
细雨 轻风 崭新的泥泞
围坐在一起 听低矮的冷
数落阳光的错

一只燕子闯进话题中心
一只燕子
闯进了话题中心

二月眼前一亮
二月
分明眼前一亮

●去二月修行
去二月修行
鸟鸣带我攀上枝头
等待一阵青涩的风
掀开眼帘
为信仰沐浴

●倾吐
二月张开嘴巴
从哪个角度琢磨
都是一朵骄傲的玫瑰
向世界倾吐忧伤
倾吐疼

●受困于二月
受困于二月
干脆撕破伪装

一张老脸对着柴火
与炊烟讨价还价
省下几文铜钱 买几块糖
逗春风一笑

●恳请二月再固执一次
恳请二月再固执一次
给春风发个微信
让她迟来几天
不然 遇上雪 难免扯起伤心

往事
难免一把鼻涕一把清泪
稍不留神 脚下一滑
肤浅的世界
又将陷入一场纠纷

●二月肩头
让我趴在二月肩头
痛哭一场

哭着哭着 猛一口
咬下一块肉 热气腾腾
幸福的甜
呼之即出

●二月不说谎
孩子踩着脚
不时瞥一眼空荡荡的枝头

有过花开
有过蝶舞

孩子啊 二月比你还小呢
她哪有胆量向你说谎

●午后
二月的风在墙角驻扎
它双手勤快无比

不停地洗刷
一枚落叶脸上的皱纹
它想弄明白 一枚叶子
究竟犯了什么错
被秋折磨得面黄肌瘦

不远处 一张藤椅上
谁的老年昏昏欲睡

●雪下在春天
雪下在春天
我不认为雪是来碰运气的
雪牵着我的手
我们在光秃秃的桃树下翩翩

起舞
仿佛一对恋人 口衔桃花
嘴角溢出幸福的桃汁

一枚甜甜的核桃
潜伏于舌底
随时准备炮制
一两起桃色事件
那时 雪已成水
我已老去

●二月的探究
阳光搂住我脖颈
一阵狂吻
我心底一块欲割度出家的冰
踮起脚尖
从我眼眶往外望
只见二月狡黠一笑
稍纵即逝

●春天的伏笔
抓一把石子
面对即沉 航行于水面的
几枚黄叶

整个二月
石子美美享用我的力气
一句感谢都不说

●对抗
向我俯身过来的枝丫故意玩
弄深沉

它不说话 倔强地斜着身体
眼里星星点点的火焰
倾泻绿莹莹的冷光
我等待它微笑 哪怕一个世纪
我也愿意等

我若无其事踱步 远眺
在二月的窗口 一场静悄悄的对抗
渐渐明亮

●我的胸膛依旧温暖
我感到二月的小手畏畏缩缩
畏畏缩缩的小手
大胆侵犯我的胸膛
我感到冷
感到我枯瘪的胸膛依旧温暖
把二月捂在怀中
而不是被二月袭击
曾是我多么渴望做的事啊

拒绝了二月
我宁愿依旧温暖的胸膛
被春天种满野草
喂远道而来的马蹄

●雨停风止
雨停风止 阳光的笑声内敛而
含蓄

二月蹲在草地上 一半清醒一
半醉

风筝踮起脚尖 如果跳一跳
就能摸到二月的脸 潮湿且平静

孩子斜倚门框 嘟着小嘴
他亲爱的小狗不知何时被
一片羽毛拐走

●春天的方程
二月一声咳嗽
阳光受了凉收缩紧脖子

屋里亮着的灯
思考了整整一夜
爱与恨的方程
依然无解

春天的脚步铿锵而来
盼望春天脚步的人儿
刚刚入睡

●离开二月
离开二月
我迫不得已
想不到啊 梅花踩着我的影子
亦步亦趋
梅花身后 狗撵着鸡
一堆肥硕的翅膀
眼看就要起飞

此刻 如果我选择转身
面前的乡村
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